04
80·2





热门人物

- 关于种田致富的思考
- 冬日访韩庄
- 阎锡山与阎慧卿
- 彭德怀在解放太原战役中
- “猎豹计划”与豹翰逊的隐秘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名家的路，并非全是坦荡的。

名家的路，大多都是曲折的。

我们喜爱名家，羡慕他们成功后的名声，迷恋他们胸前的勋章和花环，然而可曾注意过他们走过来的、留在其身后的那条不平常、不平坦的路？

登山运动员是踩着羊肠路，踏着千年雪，攀援万尺岩，才登上光辉的顶峰的。

知名文艺家是洒落滴滴汗，熬透沉沉夜，超越无数人，才走进成功的门坎的。

伟大科学家是拨开层层雾，寻找新途径，艰苦获真知，才赢得诱人的荣誉的。

光荣的战斗功臣更是靠机警的搜索，无畏的跃越，英勇的拼搏，才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的。

名家的路，可以这样来形容：它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踩出来的，是从荆棘草莽中踏出来的，是埋在深水里，悬在峭壁上的很少有人敢走的路，而且几乎是没有前人走过的路。这样的路是慵懒的人和懦弱的人无法看得见的，这样的路唯有勇敢者的脚板才能辨识……

名家的路，可以这样来比喻：它是飞帆下的航道，唯有豪迈的船夫才能觅见；它是坚岩碎石铺出的羊肠细径，唯有果敢的开山者才能通过；它是枯死了的瀑布留下的痕迹，唯有意志顽强者才可攀援；它是鹰的翅膀划出的通途，走这样的路须有鹰的精巧、鹰的灵魂……

我们喜爱名家，就象枝条喜爱红果；我们羡慕名家，就象禾苗羡慕成熟；我们景仰名家，就象苍鹰景仰高山。名家以他们高超的才智，为社会为人类做出的杰出贡献，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与爱戴，吸引了无数双年轻而又明亮的眼睛，并震动了我们向上的、与之比肩的进步之心。

他们对人的吸引，犹如春天对于青树的吸引。

他们对人的召唤，犹如红旗对于胜利的召唤。

他们对人的感染，犹如歌声对于心灵的感染。

他们对人的激励，犹如引擎对于机翼的激励。

我们是如此热情地注视名家，如此强烈地向往名家，如此急切地要步入名家之列，那么，就请走名家曾经走过的曲折之路吧！

不要怕荒无人烟，藤萝罩地，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往往是通向成功的捷径。

不要怕山壁陡峭，荆棘丛生，从艰难处体味艰难，才能品尝出胜利后的真甜。

不要怕暴雨如注，狂风呼啸，在痛苦中经受磨炼，穿过风雨，才能欣赏到雨过天晴时的明丽。

名家的路是创业的路，艰苦的路，曲折的路，是较少有馨香与甘甜的路，走这样的路，你不能没有信心，没有毅力。你应该相信——

即使走入低谷，只要不停步，沉毅地走着，高峰也会被你踩在脚下！

China

热门人物

(双月刊)

1989 · 2

主　编　赵政民

副主编　赵恩龙

卷首篇	●名家的曲折之路	祖　肖 1
政协能人	●盘山路上	赵歌 4
议事厅	●观念·条件·措施	李修仁 6
	●顺城关：交给时代的答卷	照　岩 7
女界名流	●冰心的路	傅强年 24
	●一座插上翅膀的医院	歌东曙 22
当代实业界名人一百家	●能人厂长——吴同安	孔凌云 封二
变革之声	●神奇的汽车点火装置	兆　民 8
	●冬日访韩庄	赵政民 10
体坛新事	●这里正出现冒尖人才	林　平 39
	●"猎豹计划"与约翰逊的隐秘	征　敏 40
政坛纪事	●彭真在1966年春	师东兵 12
名医列传	●闲诊的送子大夫	坚　毅 21

时代气息

文史特点

生活写照

历史再现

人生手册

良朋诤友

China

下期要目

●政协能人
●新华社首脑穆青印象记
●企业家史民志新事
●45美元游遍澳洲的内蒙摄影家
●作家韩石山自述
●蒋介石私访阎锡山
●世界之谜大全

本刊专译	●马克思仍在英国走动	刘霞	44
昨日风雷	●彭德怀在解放太原战役中	苏林书 冯卫平	28
阎氏秘史	●阎锡山与阎慧卿	刘吉人	30
民国人物	●冯玉祥在五台	吕连贵	36
热门传记速读	●法西斯的"圣经"——《我的奋斗》	周志清	26
文史精萃	●民间各业的祖师		34
	●张学良的《怀乡诗》		34
	●冯玉祥写联刺官僚		34
	●蔡锷赠阎锡山的绣联		34
	●周恩来的三个母亲		34
	●冯玉祥施政纲纪碑刻		35
	●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装饰的设计者		35
	●谁是第一个到达北极的人		35
	●情报写在鸡蛋里		35
海外星云	●赫鲁晓夫与导弹危机	姚志正	42
	●魔术怪杰胡迪尼		43
	●外国退休年龄		43
知识窗	●居民身份证上的编号		41
	●如何测量聪明度		41
	●赴台带土产有何限制		41
趣味园	●人的珍闻		38
	●动物趣事		39
世界之谜大全	●外星人之谜（续）		45
	●搜索外星文明		
	●一无所获后的新搜索		
	●外星人曾出现在地球		
	●人间有谜一样的现象		
热门歌廊	●溜溜的她	李涵 词 古月 曲	48
读者服务部	●读者·作者·编者		18
艺术世界	●青年影星盖克	郭大公	封面
	●十五的月亮	李双喜	封底

主办单位：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精出版：《热门人物》编精部
地　　址：太原东缉虎营3号省政协大院
电　　话：345471转321，320，228
合办单位：运城市文化用品厂
印　　刷：运城市文化用品厂

发　　行：本刊服务部
登 记 号：山西省内部期刊登记证第0085号
邮政编码：030009
出原日期：1989年3月1日
工 本 费：0.99元

盘山路上

赵歌

从县城通向他的钛铁粉厂，是一条盘山公路；从钛铁粉厂通向他的住房，是一条盘山小径。

如今，赵义忠就走在这百余米长的窄陡的盘山小径上。身后是他那连成片的厂房，前面是他的不大的庭院。他的身躯微弓着，犹若一位顽强的攀山者。

赵义忠多年来就是这样走着，登攀在盘山路上。因他乐于登攀，才在连草也很少长的太行山里找到了发光发声的事业，先后建起了钛铁粉厂、活性炭厂、微电机附件厂，由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变成了拥有450余名工人和200万元固定资产的闻名全省的农民企业家，并使他成为山西省人大代表、阳泉市政协委员、平定县政协委员和县工商联主任、市乡镇企业家协会付理事。

漫漫盘山路，记录了他登攀的艰辛与业绩，创业的思索与追求。

一

盘山路，徘徊者的脚印铺就？

在太行山九曲十八拐的盘山路上，赵义忠曾有过多年的徘徊。

平定县巨城镇会里村是全县有名的穷山村之一。千把口人，二百多户人家，耕种着2160亩贫瘠的土地。这里缺水少土，十年九旱，人们长年吃不饱饭，本村姑娘往村外嫁，外村姑娘不愿意到村里来，村里竟有250个光棍汉。尤其在那"没明没黑干，一天三送饭"的年月里，村民们为填饱肚皮，不得不偷悄悄地跑到外地卖上砂锅再倒换成糠或薯干度日。

生长在这个村庄里的赵义忠，当年曾为自己的生计，为村民们的康乐感到多么焦急呵！他曾在这曲曲弯弯的山路上徘徊过，徘徊的脚印覆盖了他的青春岁月。

他曾经当过医生，医治过不少人身上的疾病，却无法祛除村子的贫穷。

他曾经悄然离村，到河北省等地卖砂锅，扛炭块，换回些薯干和谷糠，但这些并不能解除人们腹中的饥饿。

他曾经在镇办企业里当过修理工、采购员和司机。可村子贫困的面貌总晃动在眼前，使他感到深深的不安。

他在家乡的盘山路上徘徊着，徘徊的脚印铺成了他的经历，这经历象盘山路一样曲折。

二

赵义忠走到了盘山路的拐弯处。

这时，赵义忠已是镇办企业的老职工了。搞了两年采购，当了四年汽车司机，每月有200元收入，正是春风得意之时。

1981年的一天，赵义忠出车回来，推开宿舍门，突然见一位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中年人，坐在自己床边。他不由得叫了起来：

"呵呀，叩长！你有空闲看老伙计来了？"

那人身材瘦长，十分精干，见赵义忠回来了，眼里立时放射出兴奋的光芒。他站起来，拍着赵义忠宽厚的肩膀，幽默地说：

"咱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专程来请你这位财神爷。"

"财神爷？哈哈，财神当不起，你要个三百五百的，咱还拿得出。"赵义忠豪爽地说。

"不，我是要请你回村。"这人名叫赵叩长，是赵义忠童年的伙伴，如今刚当上会里村的书记，为烧好新官上任头把火，专门来找赵义忠。他见义忠没有领会自己的意思，便竹筒倒豆子，一口气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原来，赵叩长感到村子穷，人均收入仅有72元，他想把村里不成气的企业——耐火材料厂，视为变贫穷为富裕的一个抓手。然而，这是个多么不易抓摸的抓手啊！耐火材料厂建成已有三年，而一分钱也没挣到，集体穷得当当响，光外债就有28万元。但事在人为，耐火材料厂要翻身就须启用能人。赵叩长把点子打在了赵义忠身上。

"让我办厂？"赵义忠先是吃了一惊，接着一阵沉默。就个人来说，在镇办企业继续干下去，工资会增加，奖金会增多，个人收入确定无疑会走上坡路。丢掉眼下200多元月收入，回村操办耐火材料厂，很难说会搞成啥样子，闹不好，个人没收入不说，还会给集体造成损失。可赵义忠的秉性正象他的名字，重义气、讲求对集体事业的忠诚。他望着赵叩长闪动着信任和恳切光芒的眼睛，斩钉截铁地说："回村去干，咱们合力把集体经济搜到上坡路！"

说一不二的赵义忠说干就干，一回到耐火材料厂，就搞调查，做核算，制定了经济承包方案，实行定额计件管理，将工人的报酬和成本、产量、质量挂起钩来，一下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当月就使正品率上升到95%，每一炉煤耗比过去减少了20吨。在销售方面，他亲自跑鞍钢，闯武汉，走北京，让用户先试用，后付款，提高了信誉，为冶金耐火罐打开了销路。一个行将倒闭的厂子起死回生，开始腾飞了——

赵义忠回村的当年，即1981年，耐火材料厂扭亏为盈，当年赢利八万七千元，全村人均收入由72元增加到130元。

1982年，厂子总收入上升到17万元。

1983年7月，赵义忠又开始筹建第二耐火材料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厂，安排劳力 90 多个，到年底，旧厂新厂总收入达到 35 万元，全村人均收入跃升到 350 元。村里 28 万元外债，一下还清了。

会里村经济，真正走上了步步登高的上坡路。

三

旧耐火材料厂的复苏，新耐火材料厂的成功，何尝不使赵义忠感到兴奋和激动？而更让他激动的是晃现在眼前的另一张宏图。

他了解到，用于制做电焊条的钛铁粉比较畅销。他还了解到，本地就有生产钛铁粉的主要原料冶金耐火罐、白灰和煤炭，而且价格低，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于是，他连承包费也没提取，便把年赢利几十万元的两个耐火厂交给集体，决定创办钛铁粉厂。

决定一公开，全村一下沸扬走来，说啥话的也有。

"放着摇钱树不要，又搞连听也没听说过的新厂，赵义忠看来变憨傻了。"

"有轻松的路不走，去爬高坡，赵义忠这是咋啦？"

如果说村民们的议论不能动摇赵义忠决心的话，那么村委会的不理解却直接影响着新计划的实施。当时，村委成员们既怕耐火材料厂垮台，又怕搞新厂捅下乱子，最后决定新厂由赵义忠承包，村里只出地皮，作价 25 万元，厂建成后除变地皮费外，每年再给村里交四万五千元。

建厂并非是在白纸上描图，需要大量资金。除自筹之外，还需要 12 万元贷款，而村里不作保，镇里不作主，真难坏了赵义忠。好在县乡镇局局长王继凯了解赵义忠的能力和为人，担保给他贷了款。

有了资金，赵义忠象马达充了电，雄鹰插了翅，立时运转、飞腾起来了。不长时间，一个新型的钛铁粉厂便屹立在黄土坡上了。1984 年，厂子拿回 54 万元产值，1985 年产值达到 130 万元，接着便是连年翻番——1986 年 290 万元，1987 年 490 万元，到 1988 年达到 1080 万元，全村人均收入增长到 1000 元。

赵义忠离开耐火材料厂之后，两个厂确实先后给垮了，这不用村委会担心，1987 年赵义忠拿出六万五千元先收一个厂，1988 年 5 月另一耐火材料厂倒闭，赵义忠又掏出七万元把厂子收回，将两厂改为钛铁粉厂的两个车间。与此同时，还安排了原先村里没有安排的劳力。

四

赵义忠是如何一下打开局面的呢？

他的诀窍之一，是以诚恳开路。

在激烈竞争的销售市场上，一个新厂，尤其是不见经传的农民所办的新厂产品要为用户所接受，决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怎么办？赵义忠登门拉用户。他带着样品来到北京，与国家电焊条公司洽谈业务，人家一听是农民办的厂子，连话也不愿搭，更别说看样品了。头一次没搭上茬，就来第二次，第二次没谈成，又来第三次，接连几次没成功，赵义忠干脆住下不走了。他的诚恳态度终于感动了公司负责人，一下拿到了 3800 吨订货任务。

他的诀窍之二，是以质量立脚。

质量是产品的生命，是厂家声誉的核心所在。因而，赵义忠把质量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从投料、出成品，到化验，他都亲自抓，使产品合格率达到 100%。该公司十分满意，把赵义忠的厂子很快就列为"中国电焊条公司辅料定点生产厂"，成为全国九家钛铁定点厂之一，产量占全国生产总量的五分之一，质量居全国第二。

他的诀窍之三，是[illegible]格优势拓宽市场。

赵义忠懂得，"物美"加上"价廉"，才能吸引来更多的用户。因此，他在保证质量的同时，想方设法降低成本，实现了以每吨低于同行 100 元的价格出售钛铁粉的目标。1985 年 4 月，在宝鸡召开的电焊条订货会上，全国八大钛铁粉厂家议定每吨售价 1000 元，而赵义忠提出却以 850 元的价格出售，当场就订出了 1000 多吨。

他的诀窍之四，是以信誉稳定用户。

赵义忠认为，信誉是企业招财进宝的一面旗帜，是稳定和联系用户的一条纽带。为了提高信誉，他一是保证产品质量，二是保证按时交货，三是不随风乱提价。由于价廉优势招来了用户，一家同行深感不安，特意找上门来求赵义忠提价，赵义忠没有答应，一直把售价保持在比同行低百十元的幅度。有些"倒爷"要求包销平定钛铁粉厂的产品，以图从中牟利，赵义忠坚决不干，坚持直接对用户。这样，就带来了生意兴隆，这个厂经常是顾客盈门，供不应求。1987 年生产 4900 吨不够销售，1988 年计划是 6000 吨，结果生产了 8000 吨，用户还是叫喊货不够用。

五

盘山路一样曲弯的创业之路把赵义忠送上事业的高坡，也使他的思想跃上了新的高度。

同行的竞争与嫉妒有时相联，有些人采取限制同行的做法以求得自己的发展。而赵义忠却主动帮助邻村上董寨办了个年产 100 万元产值的电焊条辅料厂，包原料供应，包技术培训，包产品销售，计划三年后当该厂能独立经营时就交出去由人家经营，把扶持同行业发展，帮助更多村庄致富，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

按合同规定，赵义忠已能提取百万元了，而他决定承包期间分文不取，每年利润 80% 用于扩大再生产，10% 用于对职工的特殊奖励，5% 作为管理人员奖，5% 作为厂长奖励基金，10 年后将厂子全部交给村里，自己仅领自己的一份工资。他月工资 180 元，而给副厂长的工资却是 210 元。

现在，赵义忠的企业越来越大了，除钛铁粉厂之外，他又建起了活性炭厂，微电机附件厂，钛铁粉厂综合服务部，同时组建了一支拥用 17 部车的汽车运输队。为了方便管理，他把自己的家建在企业所在黄土坡的山顶上，离厂子仅百余米远。而这段上坡路连修整也没有搞，依然是坡度陡峭，黄土疏松。

他完全有权力给这段路铺上柏油，然而，他没有这样去做，让这段路仍保持着盘山路的原始形态。莫不是他是为了继续品尝走盘山路的艰辛与欢乐？

沿这样的路，他必将会攀上事业与思想的新高度……

1989 年 2 月 17 日于太原

China

观念·条件·措施

——关于种地致富的思考

·

李修仁

·议事厅·

深夜，县城宾馆里已完全寂静下来，没有喧哗，也没有人走动，唯有桌上的台灯发着荧荧的光。这是个能够集中思想梳理思绪、进行思考的时刻。经过几天对几个县市的考察了解，到了这时才有可能进入较深一层的思索。

山西一些人长期以来有个思想：要吃粮，用煤换。现在有不少人也在说：无工不富。实践证明，靠煤吃饭、重工轻农的思想是有害的，如今一些地方的农业萎缩，就是对这种思想的惩罚。

种地真的不能致富吗？我的回答是：不能一概而论。在地少人多的地方，光靠农业较难致富，但在人均两亩地的地方，要致富就须从地抓起。这样说，并不是要排斥工，而是说在许多的地方丢掉刮金板而去抓工业，不太合算。靠工当然好，但搞工业从何处去弄资金？到哪里去找能人？从什么地方去搞材料？而且危险较大，积累不起来，一旦失误，一垮全垮，不如种地牢靠。土地，本身就是资本。事实上，种地是能致富的。在土地上，既能种粮种菜，又能发展多种经营，植桑养蚕，喂猪喂羊，养鸡养鹅，搞多种加工。在屯留县一个农村，我就看到村民们搞蚕茧加工、制做挂毯。在一位村干部家里，我就看到他在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屋里，搞起养鸡笼，喂蛋鸡二百只，月收入六百元。这都说明，种地是有前途的，多数农村致富只能走种田之路。

山西的条件太坏，就不能种粮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山西确实十年九旱，土地贫瘠，条件较差。但事在人为。在山西担任过多年领导职务的一位老同志说："只要有水，山西就是天府之国"。这话一点不差，他真把山西摸透了。但水从何来？靠打井，靠引黄，靠筑坝，靠防渗节水蓄水。介休县在这样做，不少县也在这样做。屯留县在背阴地搞闸沟筑坝，拦截洪水，既增了肥力，又解决了缺水之忧，办法实在不错。太谷县范村乡土郎院村一位青年的办法更高，他在干旱贫瘠的丘陵斜坡地开沟翻土，给沟内填上秸肥和磷肥，造成丰产沟，使每亩产量由150斤提高到750斤，去年又猛增到1500斤。这种既治干旱又治贫瘠的良方，可以推广。

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就不好搞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吗？我说，是可以搞的。介休县顺城关村计划把一家一户责任田统一起来，以村办企业为核心，将企业职工的土地集中在一起，统一经管，是个办法。即使不用此法，我们也可以统一经营，集中规划，即将所有土地划为品种相对集中的作物区，各家各户在作物区内种植统一的作物，统一浇地施肥，统一服务，统一搞工程设施，这也可收到规模化经营之效。

农业生产萎缩除了观念、认识和技术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不少农村领导班子不稳定。有人说农业萎缩，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对种田不积极。我看不尽然，只要认真分析就可发现，农民对供自己食用的粮食和供在市场上销售的粮食生产，是有极大积极性的，只是对征购部分有些消极，而这部分在粮食总数中只占极少数。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出在班子不稳，出在轮番地换班子上。介休县顺城关村为什么农业生产状况良好，集体企业又能突飞猛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其领导班子十分稳定，二十余年来主要领导干部没有变更。由于有这种稳定，才使该村安定团结，且使干部有长期工作、长期打算的思想，尽管实行了联产承包，而集体企业未散摊，集体经济未削弱，反而更兴旺、更强大了。由于有了集体经济实力，所以该村才起飞得快，立于不败之地。顺城关村的事实有力地说明，领导班子稳定些好，不要搞走马灯似地换人换马，新老交替应靠自然来解决，只要能干，大公无私，年纪大些也可以留任。不仅是农村，县里的领导班子也应该稳定，用提薪不提职的办法来保证班子稳定。

山西应该解决粮食自足问题，而且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在冬日的深夜思索这一问题，令人颇感兴趣。为利于这一问题解决，在荧荧灯光下我说出自己的上述想法，以期引深同志们的思考。

照片　王方午摄

照片说明：山西省政协主席李修仁在群众大会上

China

笔者脑海里的问号

济，抓村办企业，现在有四个公司、三个工厂共七个企业，即服务公司、建材公司、建筑公司、[illegible]

人身保险。对企业实行了三免一半价，就是治病免费、理发洗澡免费，子女上学免费，吃菜半价。”

郭有寿的语调是平缓的，就象拉家常，可他介绍的情况，列举的数字，却使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吃惊，感到振奋。顺城关，一个很少被人知晓的普通村庄，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呢？其成功的诀窍在哪里呢？

交给时代课题的答卷

对不少农村来说，发展集体经济，解决农业萎缩，已成为一个严峻和紧迫的课题。面对这一课题，顺城关村拿出了自己的答卷。这答卷是令人满意的答卷。当村党总支书记冀德福接着介绍完村里的情况时，我们不由得鼓起掌来。

顺城关，你解决了多少农村期待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问题呵！

不少农村为剩余劳动力无事可做而发愁，而你在这方面出了新路。顺城关共有2800多个劳力，由于村办企业发展，1700多个劳力走进了企业，加上又有500多人从事个体商业手工业，仅此两项就占用了2200多人，每家每户都耕作有土地，消化了剩余下的600多个劳动力，做到了人人有事情可做。

不少农村都在为农业萎缩而苦恼，而你对此已拿出了解决的方案。不仅成立了农业服务中心站，拉起专门队伍，服务农业，支持农业，每年拿出10万元扶持农业，而且针对多数劳力进入企业，一些因富了不指靠农业，轻视农业，和因分田到户大田变成小田不利于机械耕作这些问题，你已决定实行规模化经营，并设想和企业挂钩，把各企业职工的土地相对地集中起来，搞农场式耕作与管理。

不少农村为村办企业不景气甚至拆庙散摊而着急，而你的企业象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仅1988年就扩建了两个工厂——预制板厂和碳素二厂。

不少农村、尤其是靠近城镇的村子为治安问题而犯愁，而你紧挨县城，几乎和县城连成一片，治安情况却一年年好转，万元户、几十万元户一年年增多，真是做到了安居乐业。冀德福不无自豪地说：“若问村里有多少万元户，咱说不清，最少也不会少于200户。说到偷盗之类的事儿，我们村里却没有，有时也抓到小偷，这些人全是从外边流窜来的”。

顺城关，你蓬勃发展的秘密在哪里呢？

年已52岁的村总支书记冀德福说，他从1966年起就担任总支书记职务，一直未变，即使在十年动乱中也没有挨斗、受批、罢官，村里始终没有分为派，班子一直是统一的，稳定的，而且都十分注意艰苦奋斗，与群众打成一片。村里的好建筑不少，钱也有的是，而村委会办公室还在老地方，没有修建过。村委会连辆车也没有，过去有辆吉普车，也给了焦化厂。

呵，这就是顺城关兴旺发达的秘密所在！班子稳定，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且有远谋。愿顺城关村在改革之路上继续前进！

摄影 张 海

1988年11月中旬，北京一家宾馆的会议室里，坐着交通部部长林岑、交通部科技局局长张德洪、运城市市长刘高迪，和四十多位专家、教授等交通技术与器械方面的权威。会议室不很大，人员满堂，气氛热烈，大家满有兴趣地观看着深圳通四海企业公司生产的依芙牌CHT——4型汽车高能复点式点火装置的点火表演。

在这次点火装置鉴定会上，可能没有人能比通四海企业公司总经理李宪忠更高兴了。当点火装置冒出荧荧火花，映亮一张张笑脸的时候，李宪忠也开心地笑了。

李宪忠是山西运城市派出的一名干部。他单枪匹马到深圳之后，很快成立了通四海企业公司。到底应把什么作为自己公司的主攻目标呢？面对深圳林立的公司、网一般的商业楼店和星罗棋布的大小企业，这位身材魁梧，说话做事一贯大大列列的李宪忠不免有些困惑，感到迷茫。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坚定的：自己来深圳不是图享受，也不是谋大财，而是要为四化大业做贡献。由于有这个目标，有这根精神支柱，李宪忠在深圳站稳了脚跟，将目光瞄向了一向不太被人注意的汽车点火装置上。

他听说国家汽油紧张，而国内汽车耗油总处于高指数上。

他知道司机们希望车辆起动能快些，而我们的汽车经几次打火才能听到马达的哼哼声。

他了解用车各单位都期待动力能够充分发挥，而我们的汽车动力往往不能得到提高……

这些，已成为交通部门的一项科研课题；这些，已成为广大司机的一种期待，一种呼声；这些，也成了立志为祖国献才智的企业家和科研工作者的一显身手的天地。

李宪忠注意到了上述问题，并抓住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他的眼睛紧紧地盯在了汽车点火装置上。

点火装置，高不过十余公分，直径不过几公分的小玩艺，其中却蕴含着多少奥秘，多少难关和多么宽广的施展才智的天地呵！

李宪忠翻阅着外国资料。他发现高能点火技术在国外已普遍应用。这项技术是在各国政府对汽车尾气浓度的严格限制和电子元器件质量要求不断提高情况下，扩大其应用范围而逐步发展的一门科学。早在五十年代随着半导体的发明，美国就采用了晶体管点火装置，当时因元器件达不到汽车使用的要求而中断多年。最近几年汽车工业发展神速，而能源危机不断出现，环境污染日日加重，许多国家不得不以法律条款来对汽车尾气浓度和能耗指标作明文限制，迫使汽车工业采用新技术。

李宪忠注视着国内汽车工业和汽车行驶的现状。他得知随着科技进步，蓄电池点火系统将要被新技术所淘汰，而作为一个大国，我国用新技术解决千百万辆汽车的改造问题将有很大的难度。那么，将如何帮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助国家解决这一难题呢?

1982 年，李宪忠和他的公司率先将美国先进科技产品“红外激光点火系统”引进国内试用，一时间，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掀起了电子点火的小热潮，各地纷纷仿效生产电子点火器。但有些单位为了盈利，盲目仿制，质量低劣，引起用户不满。面对这一状况，李宪忠和他的通四海企业公司保持清醒头脑，不盲目迷信美国技术，而是实地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改进意见，联合首钢冶金研究院、北京公共交通研究所、华南工学院，致力于节能新产品的开发，终于研制出适合国情的新一代产品——复点式高能点火装置。这种点火装置在不改变原车各配线和部件的情况下，借用原白金触点作为传感，即使电器击穿损坏，也能行车，寿命长，故障低、无故障点火大于 3000 小时，在零下 40 度也能工作，尾气排放浓度下降 9%，HC 含量下降 40%，平均节油率达 5-6%，达到了八十年代国际同类产品水平，通用于国产汽车、匹配进口汽车，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

请看各科研单位对高能复点式点火装置的试验、测试报告吧:

“油耗降低 5%，动力提高 9%，缓车加速缩短 1/4 时间。”——北京公共交通研究所得出了这样的结果。

装用高能复点式点火装置后“发动机的最大扭矩、最大功率都略有增加……发动机动力性、经济性确有所改善。”——四川省交通科学研究所的报告这样写道。

“装上依美牌复点式电子点火器后，车辆动力性确有所提高，特别是在大负荷中低速时尤为明显……司机同志普遍反映汽车冷起动性能得到很大改善，冬天不再发愁冷车起动问题了。……其平均百公里燃油耗降低 9-10%，最高能降低 19.7%，最差也能降低 4.3%。而且所装的 8 辆车均能节油。”——北京内燃机总厂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再听听用户的反映吧。

兰州第一汽车运输公司的司机说：“安装后车辆爬坡动力提高了，该用二档的坡不用了，冷车起动一打就着。”

贵州六盘水市科协在试用情况介绍中，说该点火装置有六大优点：“一、适应面广，各种汽油车都适用。二、节油效果显著，短途运行节油 5-10%，长途运行节油 10-20%。三、增加起动性能，无论酷暑寒冬，一打马达即可起动。四、易于加速，在行人、车辆拥挤条件下，倍受驾驶员欢迎。五、不损坏白金。六、可使汽油 100%燃烧，从而减少废气排放，减少噪声。”

青海省汽运二公司在报告中说：“该公司在青康公路测试，全程 2051 公里，不装复点式点火装置耗油 546 公斤，装上复点式点火装置后耗油 518 公斤，节油 28 公斤。”

太原汽车修造厂和太原第二汽车制造厂技术服务中心在试用获得良好效果后，还特意给太原市交通运输总公司写出报告，“建议总公司将此项先进技术给予推广应用。”……

在复点式点火装置技术鉴定会上，看到领导和专家们如此热情认真地研究、鉴赏这一成果，不时投来欣喜和鼓励的目光，李宪忠怎能不分外感激，并使他回忆起自己所度过的艰苦的日日夜夜呢？交通部林岑部长说他给国家做了件大好事，交通部科技局张德洪局长说此项成果有普遍使用价值。这样的评价，使李宪忠激动万分。在通过鉴定的热烈掌声中，李宪忠便开始了扩大生产，使节能技术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新构思。

·变革之声·

神奇的汽车点火装置

□ 兆 民

他的构思是能变成现实的。因为他有顽强的意志和为国家争荣誉献才智的精神，而这才是真正神奇的高能点火装置，有了这装置，人生和事业都能放射出绚丽的光华!

(图 / 铁言)

China

不见主人翁的采访

冬日访韩庄

赵政民

朋友们告诉我：到了阳泉市，不去韩庄看看是件憾事。进了韩庄，我才知这话一点不假。

韩庄是阳泉市郊区三郊乡的一个村庄，600多户，2300多口人，全村房屋鳞次栉比，绵绵长达五华里，座落在涓流溅溅的温河北岸。虽然没有阳泉市那巍峨高楼，宽敞马路，可是建造在西阳坡上一排高出一排的新房也酷似高楼，沿曲折河岸伸向远处的村中柏油大道，也常有大小车辆飞驰而过，并不亚于阳泉市的马路。尤其是村西头横跨温河两岸的村办企业——铸管厂、炼铁厂、轧钢厂和汽车队，厂房连成片，烟囱耸入云，机器轰隆，锤声叮咚，车笛欢鸣，其壮观恰若走入了阳泉市的工业区。

我们计划采访书记兼村长王继锁，他是省人大代表，全省有名的农民企业家，极想一睹他的风采。但很不巧，他进阳泉办事去了，副书记胡牛小和治保主任胡玉平接待了我们。

“要找继锁谈？他可是个大忙人呵。整天忙村里忙村外，既抓农业，又抓工业，还搞推销，三天两头要进阳泉办事、开会。他有个女儿得了聋哑病，在北京人民日报社工作的一位老乡连续几年催他带孩到北京治病，他都没去成。”年已四十三岁的村副书记胡牛小，身材不高，却长得十分精干，说话办事十分精明。在介绍情况时，语气里充满了对村长的推崇和夸耀。

“要说村长的办事精神，那真没说的。他办起事来，总是实搞实。你们都看见了，咱这个村庄离阳泉五六十里远，穷山僻壤，守着一条常年不多见水的干河沟，十年九旱，干吃粮栗生庄稼也长不旺。咱村对面那座高山头，名为柏山，怪好听的，但也只有几棵小柏树而已，树也长不起来。所以，多少年来咱这村子穷得当当响，人均收入才几十元钱，1975年还算不错，也不过八、九十元，即使1981年，也才达到154元。如今呢，变化大啦！你们清楚，1981年全村收入101万元，而今年——1988年，全村收入达到了1500万元。要了解我们村长，就应该了解我们的村办企业，这些企业是我们村长的影子。”治保主任胡玉平，年刚三十三岁，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很有煽动性。

于是，我们相随着他们步入村办工业区。

机器奏鸣曲

我们来到铸管厂。

这厂房座落在西阳坡下，依山傍河，占地约在50亩上下。厂虽不大，历史却不短。厂长胡斌来告诉我们，此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8年。那时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所以这个厂当时只生产地雷壳和手榴弹壳。解放初生产铁锅、铁锅盖，“大跃进”年代搞了一段时间的土法炼铁，“三年困难时期”以生产铁火炉和铁锅盖为主。此后，开始生产铸管、皮带车床毛胚等，1968年才转为专门生产铸铁管。

“过去我们厂是不景气的，规模小，产量低，算是小打小闹，直到1982年王继锁当了村党支部书记之后，这个厂才开始快步发展起来。现在，我厂有职工160余人，1987年产值达430万元，1988年因轧钢厂投产，抽走50多名职工，产值也在350万以上，纯利达32万元。我们的产品除西藏、四川、贵州、福建等少数几个省没有订货外，其余二十多个省份都有咱韩庄铸管厂生产的铸管。”

胡斌来谈起自己的厂来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谈到王继锁，又是那么亲切和自豪。

我们走进炼铁厂。

厂长王保林生得浓眉大眼，声音洪亮，却又十分心细。他说，这个厂是1984年11月23日开始筹建，1985年10月1日试车，10月3日正式点火投产，总投资117万余元。为什么办这个厂呢？当时王继锁有个考虑，全村3000多亩地，人口就有二千多，人多地少地差。山上没有树，河里没水，地下没矿，怎样致富？而且只有一个铸管厂，村里大量劳力没法安排，唯一办法是地上建厂，建炼铁厂。这可以一举三得：即安排了劳力，又解决了铸管厂原料，不再从外地购买，还增加了财富。炼铁厂投产后，果然和王继锁所想的一样，1985年10月投产后到年终，产铁2600吨，产值80万元，纯利28万元，从1986年以来，每年产值稳定在410万至420万元之间，纯利稳定在80万元以上，安排劳力217人。

我们参观轧钢厂。

这个厂是1987年春开始土建，同年12月投产的，设备和技术是从阳泉钢厂和鞍钢引进的。由于厂长胡开元出差去了鞍钢，所以由副厂长胡年和、村支委、管供销的副厂长王真存，陪同我们参观。

走进车间，只见钢花四溅，满室生辉，巨大航车吊着钢水包正在灌铸矿车钢轨。而另一个车间的工人

China

们，忙绿着给钢轨整形、打眼。

从参观中我们得知，这个厂不仅年产 800 吨小铁轨，还产 500 吨角铁，全由市金属公司包销。投产以来，年总产值都在 400 万至 500 万元左右，1988 年纯利已达 100 万元以上。

我们拐进汽车队车库。

"请把烟掐掉！"我们走进大门，用眼扫视停在阔大的停车场上的一辆辆汽车，突然身后爆响这一声吼喊。回头看，只见一位身材不高、满脸皱纹、臂戴红袖章的老人，正日光炯炯地注视着我们手指夹着的香烟。

治保主任胡玉平歉意地说："这老人办事可呆板呢。"

不是老人呆板，是我们没有注意那"严禁烟火"的告示。虽然这里并没有汽油罐，虽然那一声吼喊让我们吃了一小惊，可我们对这位老人还是产生了敬慕之情。王继锁真不简单哪！把什么都理得井井有条，各级人员对制度都遵守得这么严格。

在离开村办工业区的时候，西北风刮得正紧，送来了铸管厂鼓风机的呼呼声，炼铁厂出铁的钟声，轧钢厂锤击的叮鸣声和车队马达的啸鸣声。这众多的声音，此起彼伏，交相呼应，组成了一支优美动听的交响曲，象在抒发村民们胸中的激情，又象在颂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村庄出现的新的变化。

这鸣声真象一支巨大的乐队在演奏，可不知怎么的，我总觉得站在乐队前面指挥位置上的是王继锁，是我还未一睹风采的书记兼村长……

主人翁的风采

日衔西山的时候，一辆卧车悄悄地停在了村委会门前。从车里走下一位身材不高、稍稍发胖的壮年人，他，就是书记兼村长王继锁！

说实在的，他不是我想象中的王继锁。这几年村庄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办起了这么多企业，创下如此业绩，没有智慧和魄力是不行的。为此，我想象中的他，应该是身材魁梧，风度翩翩，不是西装革履，也应该衣着出众，气宇不凡。可面前的他，却是这样朴朴素素，没有粗咙大嗓的说笑，只有静悄秘秘的低语交谈，显得那么慈善、和蔼。

王继锁五十四岁，只上过一年小学，曾担任过村团支部书记，分管副业的副主任和村主任，1980 年被调到乡农机厂担任书记、厂长。他离村后，韩庄生产下跌严重，全村总收入 1979 年是 171 万元，到 1981 年下降为 104 万元。在这种情况下，乡里同意他再返韩庄。1982 年 2 月，他回到村里，4 月份着手建糠醛厂，从此，韩庄村办企业开始走上了发展之路，全村总收入开始了超乎人们想象的猛增长。请看下列数字：

1981 年，104 万元；1982 年，184 万元；

1983 年，312 万元；1984 年，418 万元；

1985 年，614 万元；1986 年，1078 万元；

1987 年，1099 万元；1988 年，1500 万元。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呵！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全村收入的猛增长，村庄里的方方面面都出现了新变化：

这里不是靠河而缺水、多年存在用水难么？村里拿出 53 万元，打了一眼 350 余米深的深井，并修建了一条长达一华里的引灌渠。

这里不是曾为 700 名劳力无法安排而犯愁么？近几年村办工业一下吸收劳力 600 余人，使绝大多数人成了亦工亦农的新型农民。

这里不是曾为子女上小学难而感到头疼么？村里一下拨出 30 万元建起新校园，使 300 名小学生有了舒适的学习环境。

这里不是山高路远交通不便么？如今村里已有大小汽车 20 辆。村干部看到本村孩子到乡里中学要跑八里路，很是心疼，立即拨出 6 万元买了大轿车，每天接送两趟……

"韩庄近几年是有了变化的，我村收入占到全乡收入的三分之一，我村企业最近已改名为阳泉第三钢铁厂，这些都是改革、开放、搞活政策带来的。下一步呢，我们打算村办工业继续上，同时要在农业上下力气，使两者齐头并进。"王继锁平平缓缓地说道，既无豪言，也无壮语，可是我们能从中感到这些话语的分量。——过去他不正是用这看来是平淡无奇的话语，唤醒整个村庄，调动起全村人马，创造出动人业绩的么？

天已漆黑，我们坐进王继锁等村干部常乘坐的那辆小卧车，向阳泉市进发。一路上我象过电影一般检视着一天中的所见所闻，突然，副书记胡牛小给我看过的那张由他本人于初秋拍摄的韩庄全景彩照，又复现在脑海：一溜排开、长得象不见头尾的村庄，静立在温河北岸，涂抹在西阳坡山麓；一层层梯田是青绿的，而一座座砖砌的农舍是崭新的……多美的韩庄呵！虽然我没有能在绿夏金秋亲睹你的浓妆重彩，可我并无遗憾，且认为你是最有色彩的，明日的色彩还将更鲜更浓——因为我接识了描画你的真正画师——人，有了这样的人，沙漠也会被涂绿的。我确信。

China

彭真在1966年春（下）

●政坛纪事●

□师东兵

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里摆设得庄严而又古朴，一溜浅色的棕色全包沙发围成一个弧形的会议圈，与往日的气氛相比，形成了明显的不同。服务员们奉命拉上了厚厚的窗帘，封闭了通往这里的房间和通道，并且除了指定的人外任何人不得到这里走动。

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谭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等人依次坐在一边，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则坐在另一边，其余的候补书记及负责记录的人紧挨他们坐着。彭真离他们隔着一个茶几、正好和邓小平对着。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差不多是同时到的，所以时间一到就开会了。

彭真一声不响地注意着每个人的发言，他从邓小平的开场白里已经体会到了这些人对他的希望和帮助，但从康生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中他嗅到了浓烈的火药味。康生晃动着他那瘦长的脑袋，脸上呈现出由于憎恨而变得形容憔悴的气色，他滔滔不绝地说："彭真同志之所以在文化革命兴起的时候竭力对抗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网罗和包庇邓拓、吴晗这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其罪恶目的是要复辟资本主义，让彭德怀一伙上台么。彭真你不要不服气，毛主席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样的重要指示光我就听了七次，你半次也不听。你一手包办，搞了那个《汇报提纲》，矛头分明是指向左派的嘛。"

彭真掏出笔记本来，拧开钢笔，记录着这位理论专家的每一条批判。他没想到康生仅仅几天就由一种温柔、可怜的面孔变得如此狰狞，变得如此残酷无情，他那身精瘦的毛料衣服，也变得象阳光下的狼皮一样特别突出，他已完全对自己表现出了深恶痛绝的仇视，完全是对付敌人的语言。

"让彭真同志表示一下态度嘛。"周恩来一直冷静地观察着会场的气氛和每一位与会者的表情变化。显然，除了少数人外，大多数人都表现出不安、惊讶的神色。他和颜悦色地说："你可以申辩，也可以解释，现在是党的会议，有什么话都可以畅所欲言。他们有批评你的自由，你也有答辩的自由。"

邓小平说："彭真同志的《汇报提纲》不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我们都有责任嘛。"

不等他说完，彭真就站起来了。他的脸色由于激动而变得通红，他大声说："首先我要表示，我拥护毛主席对我的批评，我需要认真地反省自己，直到从思想上完全接受了同志们的意见。但我要申明，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也没有反对过毛主席。至于《汇报提纲》的问题，应该有我来承担责任。上面和下面都没有责任。我只是想突出一下毛主席多年来强调的'放'的方针，让大家多了解各方面的意见嘛，不存在着反党的问题。"

显然，会议马上卡了壳。这在书记处召开的会议里并不多见，这是继解决罗瑞卿问题以来又一次非常难堪的会议。但今天的沉闷似乎不是那种干燥的寂静，而是冰冷的、不可捉摸的、充满某种神秘感的寂静。人们谁也不知道这次会议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与结局，只是抱着善良的愿望来解决问题。不过有一条是共同的，大家都非常尊敬毛泽东主席，既然是他说《汇报提纲》错了，那一定是这个文件有问题。既然毛泽东早就指示让批判吴晗和邓拓等人，为什么彭真要包庇他们呢？这肯定彭真同志有问题了。对此，大家不得不批评他几句。

正在这时，陈伯达站起来了。这位《红旗》杂志的主编很有风度

地摘下他的帽子，把它放在桌子旁边，然后从黑色皮包里取出一叠讲稿，他很系统地报告了彭真在民主革命的各个时期的所谓错误，从而说明了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开展的今天跟不上毛泽东的部署的必然性。在谈到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时，他提醒大家，对党的最大威胁始终来自混进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来自邓拓、吴晗、廖沫沙一类的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他们是为国际上帝、修、反推波助澜的最危险分子。

这还了得，与会者无不为之惊愕。他们纷纷交头接耳，悄声议论起来。这次会议从一开始就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听了陈伯达的讲话，人们更加目瞪口呆了！

陆定一使劲地敲了敲自己的脑袋，小声地自语："天哪，昨日的功臣一夜之间就要变成祸首，有了点错误就想一棍子把人打死，这是党的作风吗？"

周恩来看出了参加会议的书记们的情绪，马上和邓小平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把会议需要讨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草案发下去，宣布今天的会到此结束，明天继续开。等其他同志都离开会议厅时，他把彭真叫到自己身旁，亲切地问："会议上大家对你的批评能想通吗？"

彭真一阵大笑，他自己也想不到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刻产生如此爽朗的情绪。他说："总理，说老实话，我到现在也弄不清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我既没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也没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更没犯反对毛主席的罪行。不过，我保留我的意见，在许多问题上我尊重大家的批评，坚决执行党的决议。"

周恩来沉下脸，严肃地说："中央通知的草案是陈伯达、康生等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的，你再不能掉以轻心。为了更好地保护一大批同志，你必须立即批判邓拓、吴晗这些人。我给你时间，对，今天在明天晚上你要召集市委会议，在《北京日报》上公布所谓三家村的材料，发起批判他们的高潮，这是争取主动的关键一步。"

彭真马上领会了周恩来的用意，这位铁汉子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大滴的泪珠顺着脸腮流下来。

"你能这样做吗？请你回答我！"

"总理，能！我听你的！"

"好，只要你这样做了，我可以请示毛主席，不再追究北京市委的责任。"

第二天，彭真向中央书记处请了半天假，紧急召开北京市委常委会，把中央的通知草案给各常委传阅了一遍。他说："现在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抢在其他报刊的前面，我们首先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同志的错误。中央的通知一旦发下去，各地都会批评《汇报提纲》，我们的损失就更大了。我建议大家先把他们三个人的那些文章都找来，整理一份供大家批评的材料，先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给读者们定下基调。然后，你们再起草一个很科学的编者按语，最后由我审定。"

刘仁仔细地推敲了两遍中央通知草案，掏出手帕不停地擦着头上的汗珠，问："这份文件什么时候发下去？"

彭真说："等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后，再报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我想用不了半个月就可以定稿了。毛主席把这场大批判当作了全党的头等大事，每天都催问各地的文化革命动态，我们再不积极行动，就会有更多的同志被卷进去。"

刘仁长叹一声："唉，这是何苦呢！如果把这种精力全用在抓生产上那该有多好啊！"

市委的其他常委也纷纷点头称是。

彭真明明看到了大家的抵触情绪，但为了大局，还是硬着头皮问："邓拓同志的检查写好了没有？"

"没有！我问了邓拓几次，他都说没什么好写的。"刘仁说。

彭真心乱如麻，但还能沉得住气，他大声反驳道："你大概记错了，邓拓明明对自己的错误还是有深刻的认识嘛。我劝大家不要再糊涂了，我们主动批评他们，正是为了帮助他们。为了帮助，必须批评。这是我的决定，也是周总理的决定！"

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在继续召开着。

当参加会议的大轮流表态完后，康生突然发现会议室里不见彭真了。他那稍有红丝的黑眼珠转动着，下巴往前一扬问："请问小平同志，彭真为什么不来参加会议？"

周恩来替他答道："我让他写检讨去了。看来他听了同志们的批评后，思想上还是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愿意重新认识问题，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搞好工作。对此，我们应该给予欢迎。"

康生板着面孔说："解决他的问题会议他不参加合适吗？"

正在这时，彭真左腋下夹着文件包迈着大步走进来。他很抱歉地朝周恩来和邓小平点点头："让大家久等了，我参加了一会北京市委常委会，研究报刊上批评邓拓同志的错误问题。"

康生右食指弹着沙发扶手说："你先管你自己吧，现在是讨论你的问题和《汇报提纲》的错误，你又操别的闲心干什么？"

彭真正色道："我现在依然还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我开会落实和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怎么能是'操的闲心'？难道毛主席的指示是闲事吗？"

"你，你想扣大帽子吗？"

彭真哈哈笑道："扣帽子、打棍子这历来是假左派们的拿手好戏，可惜我彭真还没学会！"

陈伯达气呼呼地从沙发里跳起来，大声吼道："你这种态度是冲着中央来的，是冲着毛泽东同志来的，你首先要端正你的态度！"

"请你记住：谁要把自己的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他自己也就站到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纯粹放屁！"

彭真也火了，他拍着桌子站起来，厉声说："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你们今天如此猖狂，究竟攻击的是谁？"

屋子里的空气紧张得几乎要爆炸，直到周恩来站起来严肃制止，这场激烈的舌战才转入正常的讨论。

书记处会议连续开了四天，最后通过如下决定：起草一个中共中央《通知》的文件，从理论上和行动上批判《汇报提纲》，正式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汇报提

China

纲》；成立以陈伯达、康生为首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

四月十三日上午，彭真在北京市委常委会议上正式传达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的上述决定后，会场上出现了惊愕和小声的哭泣声。彭真默默地举起了手，表示镇静，以让大家的思绪回到正常的讨论中来。

刘仁愤怒地拍案而起："陈伯达、康生他们是什么东西！我最近找了他们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以及前几年的几篇文章和讲话，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王明路线的应声虫，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吹鼓手！他们那些东西比起邓拓、吴晗、廖沫沙等同志的文章来，不知要黑多少倍！那些东西才是大毒草哩！"

"把它们整理出来报中央政治局常委！"立刻有人建议。

"对，向中央揭发！"纷纷有人响应。

彭真再一次举起了手，低沉地说："同志们不要激动，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这次会议的议题。康生、陈伯达他们的问题我相信将来会有人和他们清算的，现在当务之急的事是保存我们的力量。舍车马保将帅，这是下象棋时不得不为之的战术，现在我们只得如此了，但，康生这伙人的材料可以整，什么时候报中央则需要选择时机。"

这时，《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把已经整理好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交给彭真。他看了以后郑重地说："材料差不多了，关键要写个很好的编者按。你写时，对邓拓同志的责任要写得含糊一些，写好以后我要亲自审定。"

"您看这批材料什么时候在报上发表？"

彭真想了想说："四月十六日毛主席将要主持政治局常委会，我看《北京日报》和《前线》就在这一天发表这些材料，给他老人家一个安慰。"

"那您什么时审查编者按？"

彭真用眼光和刘仁等人交换了一下意见，说："最迟十五日，不，明天就把编者按的草稿给我送来！"

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除林彪请了病假外，其余都到了。毛泽东讲完对彭真的处理意见后，静静地观察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邓小平的表情。

杭州的空气是很适宜的，不凉也不热。习习微风从窗户外吹进来，把毛泽东头上那稍有灰白的头发吹得微微抖动。但房间里鸦雀无声。尽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所预料，但当一位事几十年的老战友突然从权力的宝座上跌落下来时，都多少表现出了惋惜和惊恐的神色。

毛泽东开始有些不耐烦了，他把身子往后一躺，说："现在开始表决，凡同意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即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的请举手。"

周恩来稍一思索举起了手。朱德、陈云叹了口气也举起了手。会场上出现了几秒钟的停顿，邓小平也举起了手。这时电话铃声响了，刘少奇接了电话，倾听了之后便把话筒挂上了。

"主席，请允许我稍停片刻表态。"刘少奇说，"刚才北京发来传真文件，是四月十六日的《北京日报》。这天的报纸上全文刊登了供读者和群众批判的材料，这是彭真同志最近的表现，我们是否研究一下报纸后再表决。"

"需要这样。"邓小平立即赞同说。

朱德立即会意，对毛泽东笑了笑："我看再给彭真同志一个机会也是好的，这是我们党历来的政策嘛。"

毛泽东沉默了片刻，说："立即把《北京日报》送来。"

刘少奇挂了电话的几分钟后，秘书把七份《北京日报》复印件拿进来，分送给每个常委。茶几上空了一份，那是该发给林彪的那一份。参加会议的每个人都立即看了起来。

毛泽东飞快地把报纸的三个版面看了一遍，大声说："这是假批判！你们听，'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他们把持着这两块阵地，发表了那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难道只是个什么'丧失警惕''没有及时批判'的问题吗？彭真同志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玩弄了这么一个假批判，真包庇的小计谋。我看，中央办公厅应该发个通知，各地报刊都不能转载。"

刘少奇缓缓的抬起头，诚恳地望着毛泽东说："主席，北京市委最早开始批判邓拓、吴晗等人的错误，总是进步吧？现在给他们定为'假批判'，是否有些……"

毛泽东哈哈大笑一阵，从茶几上的皮包里取出一大摞材料，说："你们看看康生、张春桥等人整理的材料，和彭真等人搞的这份材料对照一下，是非就能分清了。现在，我们基本上通过了我的提议。从明天起，我们这个会改为政治局的扩大会议，将陈伯达、康生这些人扩大进来，将大局的书记们也扩大进来，有些政治局委员也都请来。我们共同讨论这些问题，集中解决彭真同志的错误。"

昌平县东流村的田地里静悄悄的，一头牛正在田陇跟前打盹，忽然听见轿车的笛笛声打了个寒战。但是它不肯离开那绿油油的陇头，只是微微地抬起了脑袋，朝轿车那边的方向摇摇头。它的旁边，坐着一个人。他五十来岁的样子，脸色白里透黄，样子严峻而骄傲。他服装朴素，但很雅致，脚上穿着白底黑布鞋，一顶宽边草帽遮住了他的脸，不让日头晒着它。

他就是化名为李明光的吴晗。

社员们都到大队麦场里开大会

China

去了，他是请了假专门看工具才留在地头。他看了这几天的《北京日报》心里又翻起轩然大波。他没料到，连邓拓、廖沫沙也被点名批判，成了"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和"大量地宣传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的卫道士"。而自己再一次被点名为"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被撤了职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目的反党分子"。连《北京日报》、《前线》杂志都这样认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李明光，你看谁来了！"

吴晗慢腾腾地转过身来，见秘书陪着一个人从轿车那边迎着自己走来。那人戴着一顶草帽，也是压得低低的，遮住了自己的半张脸，穿着一件宽大的蓝色布上衣和一条用同样的布料缝成的裤子。这套服装不仅与他那清瘦的身体很适称，而且也完全适合北方的气候，直到他走到跟前时吴晗才发现，来人竟是邓拓。

"天哪，你怎么来了？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把你也抛出来啦？"吴晗扑上来，用沾满泥巴和青草的大手紧紧拉住了邓拓。

"唉，老吴，一言难尽！"邓拓回过头看了看身后，秘书郭星华知趣地离开他们，回到轿车跟前待着，和司机小声地聊起话来。邓拓的脸上不仅流露出懊恼和愤怒，而且现出来惊慌和不安，他把吴晗拉到一边说："坏了，别说我们，连彭真同志也保不住了！现在，是需要我们千方百计要保彭真同志的时候。"

"啊？果然到了这个地步？"吴晗一双充满疑虑的眼睛凝视着他，脸色变得更阴郁了。

邓拓小声地向他报告这一段来的消息："毛主席最近在杭州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常委扩大会，对彭真同志展开了猛烈的进攻，现在，市委内部的情况也很紧张，有人乘机落井下石，揭发彭真是我们的后台，估计马上有人会向你来索取材料，以诬陷彭真同志！"

吴晗气得满脸通红："我宁可粉身碎骨，也绝不会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我决不给他们写半个字去诬陷彭真及其他市委同志。"

"好，这次我来，就是和你商量一下此事。"

"是你自己决定来的，还是别人派你来的？"

"是我自己来的！"

吴晗猛地伸手拍了拍胸脯，说："老邓，你们把责任都往我一人身上推吧，我能受得起。现在，只有牺牲我一人来保全大家了。"

邓拓苦笑一声，说："你以为康生他们这样搞仅仅是为了把矛头对准你吗？你想错了！批你只是一个突破口，把我们揪出来也只是他们的一个战役，他们真正的目标是对整个北京市委的。毛主席最近指示：五人小组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就说明了他们的用意。老吴哪，我们千方不能让彭真同志垮了，如果他也象我们这样，那我们可就真的完了。"

"这我就明白了。"吴晗从地下揪起一把小草，"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公布我们的那些材料供人们批判，实际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呵！我们不能怪市委了。"

邓拓的眼里涌出了泪花："就这样也过不了关哪。四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首都各单位：《北京日报》十六日编者按语和材料，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各高等学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说北京市委对我们是假批判，真包庇。"

"那么我们可怎么办呢？"吴晗用绝望的声调问道。

"我想烧掉自己来照出有些人的嘴脸，用我的心来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表白，我是无罪的！"邓拓使劲地揪着自己的头发，张开大嘴哽咽地说。

吴晗并没有听出邓拓的含义。他干脆坐在地头，拍拍田陇招呼邓拓也坐下来，又斜倚在田陇上，用充满气愤和轻蔑的目光扫了一遍天上的白云，不再说什么。

突然，赶牲口的人们的吆喝声把他从茫然失神的状态中唤醒过来。开罢会的社员们陆陆续续回到地里来。牲口和犁耙又在黑油油的土地上启程了，邓拓把草帽又往下拉了拉，拍拍吴晗的肩头说："我走了，记住我的话：不要连累任何人！"

●政坛纪事●

毛泽东一口气看完了这两天所有省、市的报纸，统计了报刊上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所有文章。他发现，各报刊上的文章大同小异，几乎是从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砖坯。他觉得这些千人一腔的批判文章就象围着烧焦的树丛兜圈子一样，发来发去，还是老调子留下的踪迹。渐渐的，他脸上显出了阴郁沮丧的神情。他站起来，把一大堆报纸全卷起来，扔到墙角里，点燃了一支大中华香烟。

桌上的那台红色电话机的信号灯亮了。

毛泽东抓起电话筒，他明白，这是来自北京的声音："报告主席，有重要情况向你汇报。"

"说吧，我就是毛泽东。"

"四月十六日晚上，刘仁召开了市委会，听取各界对《编者按》的反映。会上，第二书记刘仁布置张文松、范瑾、李琪等人组织力量，搜集左派材料，把矛头指向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同志。会上还决定，凡是群众揭发北京市委书记处的材料都不登市委'简报'，只复写两份送书记处传阅，以便对党中央隐瞒、掩盖他们的问题。"

毛泽东微微一笑，问："军队有什么动向吗？我指的是北京军区。"

"党中央于四月十日批转了经中央军委批准上报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后，军队正在组织学习，军区的领导人都很重视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掀起了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的高潮，形势很好。"

"很好。"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对着话筒说，"你们转告军委，让《解放军报》根据纪要的精神写文章。"

"我把主席的指示转告军委，让他们立即执行。还有什么指示吗？"在得到毛泽东的回答后，对方放下了电话。

毛泽东精神抖擞地活动了一下筋骨，理了理头发，推开了窗户。这时，中午的骄阳明晃晃地照耀着位于杭州西郊的美丽的湖畔和山川，他没有心情和雅致来欣赏美丽如画的风景，但他需要这里纯洁和

China

充满甜味的新鲜空气。也许他正是为了这儿有如此良好的环境，才决定把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移到这儿来召开的。这两天，他没有象通常那样主持会议，他有意把会议的主持人换成周恩来和邓小平。而他却通过召集人汇报来了解会议情况。现在，他想听听康生和陈伯达的意见。

不大一会儿，两个人出现在毛泽东的对面。

肤色黄白的陈伯达戴着一顶灰色尼帽，穿着灰色中山装。他的眉眼几生得很文雅，戴着一副近视镜，一副老学究的样子。他透过镜片凝视着毛泽东那双亮晶晶的黑眼睛和深思熟虑的面孔，心里在盘算如何回答党中央主席的提问。他回头瞟了康生一眼，立刻吃了一惊。康生闭着眼睛竟睡着了。他轻轻拉了一下他的衣角，他象一座泰山，岿然不动。

"北京市委有什么消息吗？"毛泽东问。

康生立即睁开眼睛，大声回答："刘仁他们到处打探杭州消息，准备和无产阶级较量。我们发了这么多文章，北京依然我行我素，不予理睬。"

毛泽东问："政治局常委会的内容向他们传达了吗？"

"早就传达了，他们没有丝毫动静。"康生说，"北京市委早就和彭真如胶似漆地沾在了一起，手榴弹也炸不开。"

毛泽东鼻子哼了一声，说："你们把所有揭发彭真的材料立即给我找来，我要亲自批给北京市委，让他们和彭真划清界限，揭发他的背后活动。"

"谁？"毛泽东脸上出现怒容。

"陆定一、周扬他们！"陈伯达说。

毛泽东火了："连他们一块搞！北京变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与他们是紧密相连的。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但事物总是要按他们相反的方向发展，他们这样搞就为他们的垮台创造了条件。"他站起来，象当年指挥战争那样把手一挥，"这是必然的事情，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一步一步深入的。这是阶级斗争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们都是孙悟空，我支持你们起来造他们的反！"

陈伯达激动得连脸上的麻点都掉出来了："主席，我保证你指向哪里我们打向哪里。"

康生老练地笑了笑："关键是要象江青同志、林彪那样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样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辨别修正主义。"

"对！"毛泽东拉着他们俩坐在一条大沙发上，"我赞成鲁迅的意见，经书不可不读，不可多读，不读人家会欺骗你哟。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比如彭真的本质隐蔽了三十年啊！"

"可党内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看不透他们的真面目，还对彭真寄以幻想，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上没多少检举、揭发就是证明啊！"康生说。

毛泽东果断地说："这个会结束后，紧接着召开政治局委员扩大会，继续把斗争向纵深方面发展！"

四天后，即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接到毛泽东亲自批来的揭发彭真反党问题的七份材料。毛泽东在批语中要北京市委。"刘仁心平气和地说，"一切搞阴谋的人总会被抓住的。不管他们是谁，他们是无法逃脱的。到那时是非曲直才能分清。"

"在此同时呢？"张文松问。

刘仁用低沉而略带悲哀的嗓音向全体市委委员传达了毛泽东批来的材料和按语。他记得他曾交待秘书不要通知邓拓，但他在那个墙角里一眼就看到他。他还象往常那样，全神贯注地凝视着主席台，只是神色木然，不象其他委员那样感到震惊罢了。是的，严格来说，邓拓完全有理由正大光明地在主席台前就座，因为他的职务并没有免嘛。

会议室中没有秘书，屋角里的那张桌子上也没有磁带录音机在转动。没有任何速记员或工作人员在场。连看门放哨的，都是市委的高级干部。刘仁特意让最忠实的可靠的书记王汉斌分发文件，项子明负责绝密工作。在刘仁一生中，如此精细而神秘地召开市委会还只有两次。一次是在一九四八年的北平清华园中，他那时担任地下党的负责人。他在国民党特务们的追捕声中召开了市委会，研究策动傅作义先生反蒋起义的具体事宜。命运真会和人开玩笑，他没想到现在，那种不安全的恐怖感又象幽灵似地走出来，坐在他们自己那张铺着紫色台面呢的桌子上凝视着他们。

"毛主席被陈伯达、康生、江青这伙王八蛋捉弄了！解放十七年了，北京人民谁不知道彭真同志对毛主席忠心耿耿、任劳任怨？"

"林彪是个什么东西，在东北时和他意见不一致的人多着哩，难道都是反革命？我真不知道整彭真材料的人安着什么心！"

"我们不知道彭真有什么罪，我们也揭发不出人家任何东西！"

刘仁传达完各种文件后，参加会议的人的怒涛立刻排山倒海地爆发了。这个一九二七年入党的老党

什么揭发出来的问题吗？"

陈伯达说："多数人只是重复下主席讲过的话，并不敢站出来揭发问题，还有人至今捂盖子，想掩

道："你亲自通知全体市委委员明天上午到北京饭店开会。注意，这是一个绝密的会，任何人不得泄密！"

第二天的会议在特别紧张气氛中召开。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